

远行
译丛

老巴塔哥尼亚快车

[美] 保罗·索鲁 著
陈朵思 胡洲贤 译

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老巴塔哥尼亚快车

〔美〕保罗·索鲁 著 陈朵思 胡洲贤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3334

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Copyright © 1979, Paul Theroux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巴塔哥尼亚快车/(美)保罗·索鲁著;陈朵思、
胡洲贤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远行译丛)

ISBN 978-7-02-014375-7

I. ①老… II. ①保… ②陈… ③胡… III. ①游记-
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7347 号

出品人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5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6
插 页 5
版 次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375-7
定 价 7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那火车是死寂大地上的一缕生命；人与自然陷入麻木，它是唯一得以观察的演员及场景。每当我忆及，铁路是如何向无水的荒原与野蛮部落的遗址推进……在建造的每一阶段，贸贸然兴起的城市，满载金钱、肉欲及死亡，是如何平地高楼起，继而步入死寂，如今仅剩沙漠中沿路的驿站；在那粗砺之地，拖着辫子的中国海盗是如何与边境的恶汉和衰弱颓丧的欧洲人并肩作战，混杂着方言交谈（以诅咒居多），赌博，饮酒，争吵，像狼一样自相砍杀；头插彩羽、代代相传的美洲领主是如何在最后的要塞，听见那满载敌人的“邪灵怪车”嘶吼入侵；随后，当我忆起所有史诗般的骚乱都是由长礼服绅士所主持，而他们所望只不过是一笔财富及随后前往巴黎一游。思及以上种种，我招认，对我而言，铁路似乎是吾人所处时代的典型结晶，似乎它将一切世界的目的及一切社会阶层交织进单一的情节，并将最繁忙、最广泛、最多变的主题贡献给伟大的作家，以光大恒久绵长的文学事业。倘若它是罗曼史，倘若它是一种对比，倘若它是吾人需要的英雄主义，特洛伊城又复何如？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业余移民》

“浪漫！”季票哀叹着，
“它从不跑着赶火车，
只是随着车厢、列车长、汽笛漫游——
继而下了当地列车——再度迟了！”
天杀的浪漫！……全然不可见的
浪漫领来了九点一刻的班车。

——鲁德亚德·吉卜林《王》

目 录

- 1 第一章 湖岸快车
- 36 第二章 “孤星”号
- 51 第三章 阿兹特克之鹰
- 82 第四章 搭“莽夫”号前往韦拉克鲁斯
- 103 第五章 通往塔帕丘拉的客车
- 124 第六章 往危地马拉城的七点半班车
- 146 第七章 往萨卡帕的七点整班车
- 163 第八章 往圣萨尔瓦多的单节小火车
- 181 第九章 往库图科的慢车
- 199 第十章 大西洋线：往利蒙的十二点班车
- 239 第十一章 太平洋线：往蓬塔雷纳斯的十点班车
- 253 第十二章 到科隆的巴尔博亚子弹列车
- 289 第十三章 到波哥大的“太阳”号快车
- 314 第十四章 卡利马快车
- 339 第十五章 驶往瓜亚基尔的自动火车
- 360 第十六章 山脉列车
- 374 第十七章 开往马丘比丘的火车
- 398 第十八章 “泛美”号

- 430 第十九章 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北极星”号
- 451 第二十章 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
- 473 第二十一章 南湖快车
- 486 第二十二章 老巴塔哥尼亚快车

第一章

湖岸快车

这辆平稳前进的火车上，有一个人显然不是去上班的，从他袋子的尺寸，你一眼就瞧得出来。一如你总是可以从那副沾沾自喜的落魄相嗅出逃犯的气味，他的嘴里似乎含着秘密——好像马上就要吹出泡泡来。唉，算了吧！干吗要吞吞吐吐的呢？我在自己的老卧房里醒来，我一生绝大多数的岁月都是在这间屋子里度过的。冰雪深堆在屋宇周围，冻结的足迹穿越后院，直达垃圾桶。暴风雪刚造访过此地，预料不久后另一场即将刮起。我比平常更加小心翼翼地整装、绑鞋带，放过嘴唇上方的胡茬不刮，以便蓄须。拍拍口袋，确定圆珠笔和护照安然无恙，我下了楼，与母亲那只老在打嗝的咕咕钟擦肩而过，然后前往惠灵顿圆环搭火车。这是一个冻得叫人麻痹的霜雪天，好一个前往南美洲的良辰吉日。

对某些人来说，这班列车是通往苏利文广场，或是米尔克街，抑或终点站东方高地，但对我而言，它将带领我前往巴塔哥尼亚。两个男人用外语低声交谈着；有的人携着午餐盒、小旅行袋与公文包；一位小姐拿着一只皱巴巴的百货公司纸袋，显然是要去退还或是交换不要的商品（旧袋子把这趟尴尬之旅更衬托得煞有介事）。严寒改变了车内多种族乘客的容颜：白人的脸颊好

似洒满了粉红色的粉笔灰，中国人全无血色，黑人脸色则呈灰白或灰黄。曙光初露时是零下十一摄氏度，等到九、十点却降到零下十二点七度，且持续在下降。行经秣市，车门一开，冷风便呼呼吹进车厢，两位絮语不断的外国人随之噤声，看上去是地中海人，迎面的冷风使他们的脸部肌肉紧绷。乘客大多缩成一团，手肘紧贴身体两侧，手搁在膝盖上，半眯着眼，努力保存着自己的温度。

他们要去城里办事——工作、购物、上银行，或是到百货公司退货处办理尴尬差事。有两人腿上搁着厚重的教科书，还有一人背向我，正读着《社会学导论》。一个男人严肃地瞄过《环球报》的标题，另外一个正用拇指翻弄着公文包内的文件。一位女士告诫她的小女儿脚不要乱踢，身子坐正些。四站过后，整辆车原已坐得半满——但现在，人全拥入狂风大作的月台。他们会在傍晚时分返家，一整天都在高谈阔论天气的种种。然而，他们为此全副武装，办公服外面还罩着爱斯基摩大衣，戴着五指手套或连指手套、羊毛帽。决心挂在他们的脸上，而疲惫的表情已渐露端倪。没有一丝兴奋的痕迹，一切都再平常不过。搭火车，早就是他们的例行公事。

没人望向窗外，他们从前就见过港口、邦克山与沿路的广告牌。他们也不注视彼此，视线就定在眼前数英寸。可纵使他们对头上的广告视若无睹，后者仍对前者诉说着信息。这些家伙是当地人，举足轻重，而广告公司也知道他们的销售对象是谁。“需要联邦直接税表格吗？”它的下面，一个身着厚呢水手上衣的年轻人正对着报纸露齿而笑，吞咽口水。“兑现您的支票，行遍麻省。”一位

面色灰黄如南非霍屯督族的女士，紧紧抱着她的购物袋。“请自动自发赞助波士顿的公立学校。”对于那位头戴俄式小帽、检视公文包文件的无聊兄弟而言，倒也不赖。“想抵押借款吗？找我们就对了！”没有人往上瞧。“修理屋顶与排水沟。”“利用闲暇时间取得大学学位。”一家餐厅、一家广播电台、一则倡导戒烟的告示。

上述标语的宣传对象不是我，它们管的是当地事，但今早我即将远离。当你远离之际，广告所蕴含的许诺便不再有实质的意义。金钱、学校、房屋、广播：我将一切抛诸脑后。这段从惠灵顿圆环到主街的短短路程上，广告变成了一连串哀恳的呢喃，有如某种不知名语言的胡扯瞎谈。我大可耸肩以对，因为我正坐着车远离家园。除了酷寒及落雪反照出的刺眼亮光，其余事情对我的旅程毫无影响。除了一件事之外，一切都不再重要：当列车缓缓驶进南站时，我离巴塔哥尼亚又接近了一英里。

一趟火车之旅的序幕

旅行是一幕消逝的场景，一场孤独的旅程，沿着变形的地理棱线，进入全然的遗忘。

流浪变成何种模样？

既然它逃开了我们所有人。

然而旅行书恰恰相反，孤独者回归日常生活，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用空间做实验的故事。旅行书是最简单明了的一种叙述，是一项

解释，为出现和消失的理由自圆其说。它是一种律动，规律来自字词的堆积重复。印象的消退是锐不可当的，但少有完全不存于记忆者。然而，传统上会浓缩旅行书写，一如许多小说，从中间起头，猛地就把读者放在奇乡异国，却不先领他前往该处。一本书的开头可能是“白蚁把我的吊床当点心吃掉了”，抑或“从巴塔哥尼亚的山谷往下深入，尽是灰色奇岩，满载着洪水遗留的千古刻痕及裂缝”。干脆从触手可及的地方随机取出三本书，查看一下开头句：

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近正午时分，我首次发现，自己进入了非洲东岸蒙巴萨那险象环生的狭窄海湾。（《察沃的食人魔》，J. H. 帕特森著）

“欢迎光临！”路边硕大的广告招牌如是说。此时，车子已完成了螺旋状的登高之旅，从南印度平原的酷热，一下子跃入近乎天赐的凉爽。（《保护下的乌迪》，莫利·潘特-道恩斯著）

从房间的阳台上，我可以一览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全景。（《你属于哪个部落？》，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著）

可是，我向来的疑问在这几本旅行书（也在大多数旅行书）里避而不答：你是怎么抵达那儿的？连动机都不提，欢迎的序幕就已然揭起。前往的过程其实与抵达一样缤纷多彩。不过，好奇心本身已蕴含着拖拖拉拉，因而拖拖拉拉被视为一项奢侈（可是，有什么

好急的呢？），我们已习惯生活就是一连串的到达与道别、成功与失败，而其间种种是不值一提的。帕尔纳索斯山^①的顶峰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但较低的斜坡呢？我们并非对离家的过程全无信心，但相关文字少得可怜。离别被形容成恐慌的一刻，在机场大厅验票的瞬间，或是舷梯旁笨拙的亲吻，然后一切寂静无声，直到“从房间的阳台上，我可以一览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全景……”

旅行，其实是另外一回事。打从醒来的那一瞬间，你就在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迈进，每一段路程（譬如和咕咕钟擦肩而过，顺着富尔顿进入费斯威）都让你更接近目的地一步。《察沃的食人魔》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初的肯尼亚，描写狮子吞食印第安铁路工人。但我敢打赌，一本更加细腻精彩的书原本大有可能诞生，内容则是从南安普敦^②到蒙巴萨的海上之旅，只不过，帕特森上校基于个人种种因素，并未着手撰写。

旅行文学已变得微不足道。典型的开场是，从飞机倾斜的机身，闹剧似的把鼻子紧贴着舷窗往下望。这种逗笑的开场，这种特意加强的效果，已太为人所熟悉，连谐仿都近乎不可能。他们是怎么说的？“下方，横卧着热带草原、洪水没顶的山谷、宛如百衲被的农田。当飞机穿过云层，我可以瞧见蜿蜒攀往山丘的泥巴路，以及小得近似玩具的车辆。我们绕着机场飞，当飞机降低准备着陆，我看见了壮观的棕榈树、收成的农田、寒酸人家的屋顶、用简陋栅栏连缀在一起的方形田野、宛如蝼蚁的人类、五彩缤纷的……”

① 位于希腊中部，希腊神话中为祭祀太阳神阿波罗之地。

② 位于英国南方的港口。

我从不以为这种臆测有任何说服力。每当飞机降落时，我的一颗心早悬到了喉咙口。我担心（难道你们不会吗？）下一秒钟大伙儿即将坠机。我一生的片段在眼前迅速闪过，错失与伤感的种种枝节小事，短促地浮现心头。然后，某个声音响起，告诉我请留在座位上，直到飞机完全降落。等到飞机抵达停机坪，播音器会放出电影《月亮河》的交响组曲。我猜想，如果我有勇气四处张望的话，也许可以看到一个旅行文学作家在振笔疾书：“下方，横卧着热带草原……”

话说到这儿，到底那趟搭机之旅是怎生风貌？也许确实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搭飞机的经历大多无事可说。值得一提的事件显然跟灾难脱不了关系，所以人们才会以否定句来定义“愉快的搭机体验”：你没碰上劫机，你没遇到坠机，你没呕吐，你没迟到，机上的食物不会让你皱眉头。基于以上种种，你心怀感激，感激使你松了一口气，导致内心一片空白。这也说得通，因为，搭机的乘客等于是时空旅人。他爬入内铺地毯、散发强烈消毒液气味的通道，系好皮带，准备返乡或离家。时间变短了，或者该说时间扭曲变形了，使他从一個时区离开，然后在另一个时区出现。打从他踏入通道，把膝盖紧靠在前座，僵直身子的那一刻起——打从他离去的那一刻起，他的心思就专注于抵达。当然了，前提是他还有任何感觉的话。就算他凝睇窗外，所见除了如北极冻原般的云层外，绝无他物，上方则是宽广的空间。时间被巧妙地遮蔽：没有任何景物值得一瞧。因此，许多人对搭飞机一事满怀歉意。他们说：“我真的很想把那只塑料怪兽抛到脑后，改搭三桅帆船。我要站在船尾甲板上，让海风吹拂我的

头发。”

其实无需道歉。搭飞机也许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旅行，但确实是项奇迹。只要付得起机票，搭上正确的电扶梯（以波士顿的洛根机场为例），任何人都可以变出七峰山的峭壁，或因尼斯弗里的岛湖——不过，有一点必须声明清楚：搭电扶梯上行的短短一段路，也许比整趟航行加起来，更能丰富心灵且富有旅行的风味。其余的——外国异地，也就是构成抵达的种种，只剩下那条连结飞机与恶臭机场的上下活动梯。如果乘客把这一类型的转乘视为旅行，写入书中呈给大众，那么读者遇见的第一个外国人，不是搜身的海关人员，就是移民入境检查处蓄有胡须的恶魔。尽管，搭飞机已跃升为世界的流行，我们仍必须哀叹：飞机使我们对空间不再敏锐；我们遭受束缚，一如身着盔甲的恋人。

显而易见，我感兴趣的是在早晨清醒之后的故事：从熟悉到有点陌生，到颇为新奇，到全然不识，最后置身于奇乡异地。重要的是旅途，而非抵达；是旅行，而非降落。我自觉上了旅行书籍的当，并怀疑自己抗拒的事物到底是什么。我于是决定做个实验：亲身前往旅行书上提到的国家，随着火车，从马萨诸塞州的梅德福向南奔到不能再远的地方；在一般旅行书开始的所在，画下本书的句点。

反正我没别的事好做。我的写作生涯渐受肯定，刚写完一部小说，有两年足不出户了。我寻觅着别的写作题材，却发现非但没有走上正途，反而在曲路上不停徘徊。我痛恨严寒的天气，我需要阳光，而且我目前没有工作——所以，还有什么能阻止我的脚步？

我在研究地图之后发现，从梅德福的家园到阿根廷南部的巴塔哥尼亚大草原之间，似乎有条绵延不绝的轨道，火车可直通埃斯科尔小镇^①，之后便毫无铁轨踪迹。若想前往火地岛，火车是不得其门而入，但在梅德福和埃斯科尔之间，铁路繁似星斗。

抱着流浪的情怀，我踏上第一班火车，一般人搭这班列车是为了上班。他们下车，他们的火车之旅已然终结；我留在车厢，我的火车之旅，刚刚开始。

一座结冻的城市

在南站，我的皮肤因严寒而细纹横生。一些朋友出现了。水汽从火车下方噗噗冒出，使得他们好似从雾中逐渐成形，在云雾中留下呼吸的痕迹。我们用纸杯啜饮香槟，不停跳动来保持温暖。我的家人也出现在这幅画面里，彼此摇着手招呼。父亲兴奋过度，连我的名字都忘得一干二净。但我的两位兄弟冷静自若，一个面带嘲讽，另一个半眯着眼，瞧着月台上一位优雅的年轻人，说：“有点同性恋气质，保罗——注意，他上车了！”

我也上了车，向祝福我的亲友挥手告别。湖岸快车缓缓驶离第十五月台，我的情绪仍摇摆不定，觉得似乎每一个人都会马上下车，只有我一个才会坐到终点站。

这个夸张的比喻听起来还不错，但我打算把它藏在心里。如果有陌生人问我要去哪儿，我会回答芝加哥。理由有一部分是迷

^① 位于巴塔哥尼亚北侧。

信——旅行才开始，就把确实的目的地告诉他人，似乎不太吉利。另一方面，是不想用滑稽的地名（譬如塔帕丘拉^①、马那瓜^②、波哥大^③）引起问者的恐慌，或是勾起对方的好奇心，进而展开喋喋不休的询问。无论如何，这儿仍是家乡，仍是熟悉的地盘：城里高级褐石住宅那弯斜的背面，波士顿大学的尖顶散发诡异的庄严。越过结冻的查尔斯河，哈佛大学那白色的尖塔摇摇欲坠，仿佛象征着象牙塔的挫败。空气清冷而干净，还承载着火车哨音穿越后湾的呼啸声。美国火车的哨音在苦乐参半的音调中变换着，而在沿路沉睡的居民梦里，这声音显得无足轻重，而且格外孤寂，像是乐理中所谓的减三度：呼——噫！呼——噫！

撒了盐的道路上有些许车流，但无行人。天气已冷得无处可逛。波士顿的郊区看起来空阔荒凉：人烟尽灭，家家户户门窗紧闭，沾泥的落雪堆在空旷的街旁，埋住了停在路边的车辆。火车行经一家围着砖墙、如乡下房子般的电视台，一湾结冻的野鸭池塘，一个外建有灰色假城垛的军械库——其军事功能的可信度，有如贴在盒装玉米片背面、需要用剪刀与胶水组合而成的玩具城垛。我知道这几处郊区的名称，也来造访过好几次，不过，这次前往的地方如此遥远，每个地点对我来说都意义非凡。我好似第一次离家，且永无返乡之日。

我了解到自己对这些地方极为熟悉，因而紧捉着回忆不放，迟迟不愿向距离低头。啊，是那座桥，是那座教堂，是那片原野。离

① 位于墨西哥东南端，距危地马拉边界有十五公里。

② 尼加拉瓜首都。

③ 哥伦比亚首都。

家，没什么可怕的。可是，随着熟悉的景致从窗边闪过、消逝，退为往昔的一部分，忧伤感慢慢凝聚起来。时间变得历历可见，景致变更，时间也随之一同迁移。随着火车向前飞驰，我瞥见每一秒钟的流逝，看着火车将建筑物甩在后头，我忧郁不已。

在弗雷明汉，我有十一个表兄弟姊妹。山边有小屋、整齐的树林及满覆冰雪的走廊。这儿的雪比波士顿的干净，人情味也浓多了。隆冬午后，孩子们缩着身子，穿着溜冰鞋，在废弃建筑物间的结冻滑冰场上玩耍。下一刻，火车穿越了阶级的界线，一整排深粉红、黄色、白色的方形华宇映入眼帘，有几栋还建有已被冰雪覆盖的游泳池。湖岸快车使大街的交通为之停顿，一位警察指挥着车子向后退，他鼓起的双颊因寒冷而蒙上腊肠的色泽，戴的手套宛如熊爪。

我还没走远。我大可从火车上跳下来，轻轻松松地找到回梅德福的巴士。我对本地了如指掌，但新鲜的事物仍俯拾即是：郊区雪景的独特质感；店家平易的小名，譬如威利的店、戴维的店、安琪的店等；以及络绎不绝的美国星条旗——飞扬在加油站、超市及数不清的庭院里。有座教堂的尖塔看似胡椒瓶，我不记得从前见过，但我也没有搭火车来过这么远的地方。计划中的旅程，长得可以让我对细节全神贯注。但国旗迷惑了我——它是爱国人士的自负吹嘘，还是对外国人的警告，抑或某国节日的装饰品？为什么在那栋废屋的肮脏院子里，一面可爱的小国旗仍忠贞不贰地飘扬着？综观来看，国旗似乎是美国人的执念，某种我以为与原始的政治思维有关的形象崇拜。

落雪被下沉的日照映成青铜色，现在，我瞧见工厂内也飘着国